



## 煤矿之夏

■周玉成

煤矿的夏天,演绎着“两重天”场景。井口之外炎炎烈日,井口之内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——有时凉风裹挟着地底的湿气,带来丝丝凉意,有时又是热浪翻涌,高温带着闷湿袭来。

当晨光尚未完全唤醒沉睡的大地,煤矿工人早已整装待发。安全帽、矿灯、自救器、安全带,这些装备在他们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,成为守护安全的铠甲。他们走向副井口,伴随罐笼缓缓下沉,向着地下深井进发。

沿着宽敞的井下大巷前行,先乘坐地铁式的人行车,“咣当咣当”的铁轨,载着一群人驶向平巷深处。再换乘猴车时,巷道里潮湿的风混合着煤岩的气息,像一双无形的手推着他们不断下沉。远处,黄色矿灯忽明忽暗,宛如漂浮的萤火,照亮前方炽热的掘进头。严谨的交接班像古老的仪式,安全帽下的目光交汇,安全检查时工具的碰撞声,尽显规矩与默契。

身着宽松的工裤,戴上防尘口罩,矿工们熟练地操控着风锤,对准钻眼开始作业。“呜呜呜”的轰鸣声在昏暗狭窄的巷道中回荡,震耳欲聋。许光球是一名老矿工,岁月和矿尘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印记,汗水与岩尘交织,勾勒出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庞。他与工友们一同挥动风锤,奋力钻入岩壁,向井巷深处掘进。

“夏日最艰难,但工作不能歇。虽然有茶水解渴,但还是要准备足够的水,以防中暑。”许光



球在掘进迎头一边擦拭着额头不断涌出的汗水,一边说。旁边的年轻矿工们默默听着,轻轻点了点头。每一次风锤的穿透,每一片岩石的碎裂,都是他们的职责和目标所在。

在地底深处,许多煤矿工人是一代接着一代干。20岁出头的陈刚,从小在煤矿长大,耳濡目

染父辈们的艰辛与付出。每次下井前,他都会告诉父亲:“爸,放心,我会像你一样,安全作业。”

结束一个班的劳作,矿工们走向大巷,迎面吹来清风之凉,仿佛是大自然给予他们的温柔慰藉,瞬间驱散劳累。挂在腰间的塑料水桶随着步调一摇一摆,一群人边走边说笑,嘴唇上扬,露出微笑。

一张张布满煤灰的脸庞、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掌,记录着煤矿工人的辛劳与坚韧。对他们而言,煤矿的炎炎盛夏,是饱含汗水的季节,也是充满温暖与希望的时光,因为那一车车送去远方的乌金,终会为人们送去难得的清凉。

(作者供职于徐矿集团)



## 林芝的雨

■沈治鹏

仲夏的林芝,天空成了云层的主场,蓝天隐入幕后,让人有误闯江南梅雨季的错觉。

不知不觉,旅居风云变幻的林芝已有月余。住在城区的一个小区里,静谧得像躲进了深山老林,躺在床上,一会儿功夫就能进入梦乡。一觉醒来,窗外依旧是小雨洒落在树叶草丛上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,我每天就在这温柔的雨声呼唤中起床。

然而,林芝的雨季,绝没有江南梅雨季节的烦闷与压抑。它不会没完没了,而是懂得节制,总是能适可而止。乱云飞渡后,天空稍事休息,晴空便精神抖擞地登台,让这西藏的江南光彩



十足。

雨住出门,空气弥漫着春天般的温润,一扫高海拔的干燥憋闷。深吸一口,全身顿时无比舒畅。微风轻拂,绿茵茵的草丛中,各色蘑菇纷纷探出头来;亭亭玉立的阔叶树一身碧装,树叶泛着银光;松树默不作声,而针叶上缀满晶莹剔透的水珠,空气里飘散着淡淡的松香。

抬头环顾,四周群山巍然挺立,山头却被浅灰色的云层遮掩。几朵开小差的白云,像极了不听大人招呼的顽童,或调皮地在山腰东游西荡,或干脆溜进沟壑,藏起了猫猫。不仔细甄别,还以为那是片洁白的积雪。

走着走着,惊喜地发现在薄薄的白云处,不时露出块宝石般湛蓝的天空。正当欢欣鼓舞

时,那片蓝天犹如深闺秀女,羞涩中犹豫地拉上闺阁中洁白的纱帘。

尼洋河就一街之隔。走上河堤,探望彼岸,发现躲猫猫的白云仍屏气凝神,一动不动。阳光奋力穿过越来越薄的云层,让人周身充满暖意。很快,不知是什么力量,将漫天的云层东撕开一片,西扯开一块,小片小片的蓝天乘很快就挽手,在天空连结成不断壮大之势。突然,一阵雨滴从天而降,头顶有片乌云居然不愿善罢甘休,我摘下眼镜,擦一擦雨水,仰头一笑:“吓唬谁呀,不就是太阳雨嘛!”

环顾群山,山巅纷纷露出头来,一张张清亮的面容闪烁着鲜亮的青翠。眺望尼洋河对岸,躲猫猫的白云不见了,竟悄悄溜出来与四处飘荡的云朵拉起手,在山腰围着群山跳起舞来。

云层幻化为白云朵朵,蓝天敞敞亮亮地登场,太阳也不再羞羞答答,慷慨地将金光挥洒,洒向莽莽苍苍的群山,洒在欢快奔流的尼洋河上。一脸素颜的河水,急急忙忙描上浅绿、墨绿、嫩绿的彩妆,在巍峨的青山脚下,露出妩媚的模样。

这时,河堤上的游人整齐划一地掏出手机拍照,都想捕获这美丽瞬间。是啊,林芝的雨不会令人愁肠百结,它只会为雪域江南增添一抹温润的亮色,带给大自然最动人的惊喜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■时春香

六合老宅的院角,一只废弃的瓦盆里,不知何时冒出一簇薄荷。前几天清理荒草时瞥见它,竟已长得泼辣恣肆,细茎顶着层层叠叠的圆叶,将瓦盆撑得满满当当。原先种在盆中的月季早失了颜色,枯瘦的枝条蜷在薄荷的浓荫下。我想伸手拔除这“不速之客”,指尖触到薄荷清凉的香气,忽又缩回了手。

这气息太熟悉了。幼时在金牛湖畔的外婆家,夏日的灶台总氤氲着薄荷的清气。外婆从竹篱边随手掐几茎嫩叶,丢进滚着银鱼的汤锅,鱼鲜里霎时浮起一股沁凉的香,直钻进鼻腔。汤未入口,喉间已是一片清凉甘润。后来,我在甘熙故居的民俗展里,见到一套晚清的锡制薄荷膏模子,才知旧时南京人家会熬薄荷膏,治蚊叮虫咬。

《本草纲目》第十七卷记载:“薄荷,辛能发散,凉能清利,专于消风散热。”这生于田埂的野草,竟在药典里站立了几百年。

外婆的竹篱下种着一种叶缘带银斑的薄荷,六合人称其为“玉边香”。那叶脉透亮如冰纹,手指一碰,凉意便沾在指尖久久不散。暑气最盛时,外婆摘下肥厚的叶片,一层薄荷一层粗盐码进陶瓮。三五日后启封,薄荷褪了鲜碧,却凝住了一瓮清冽。佐粥时拈两片,咸香里渗出丝丝凉意,仿佛将晨风含在了口中。

那年槐花落尽时,我带着女儿回老家小住。小丫头一眼相中了瓦盆里的薄荷:“妈妈,这草闻起来像牙膏!”她踮脚去够那绿云般的叶丛。我随意剪下几枝,插进盛水的玻璃杯:“咱们养着它,过几日给你做薄荷糖水。”隔天再看,清水里的茎节已钻出雪白的根须,女儿举着杯子满院跑:“薄荷生胡子啦!”

我们将那株野生薄荷移进大陶盆。六合的红土掺了金牛湖边的沙,蓬松又透气,薄荷一落地便显出野草的脾性。不过半月,匍匐茎已悄悄探过盆沿,细白的根须在砖缝边缘试探着扎下。女儿每日提着小喷壶浇水,薄荷便以疯长的绿意回报她。晨光里,叶面的露珠裹着凉香滚落,在陶盆上洇出深色的圆点。

那天,我带女儿上冶山拾野莓。归来时暑热攻心,小丫头蔫蔫地贴着竹椅。忽想起外婆的法子,忙摘一把薄荷嫩尖,与冰糖同煮。碧绿的汤汁晾在井水里,盛给女儿时还浮着碎冰似的凉气。她咕咚喝下半碗,眼睛倏地亮了:“喉咙里像有小风车在转呢!”

秋深时,薄荷抽出淡紫的花穗,细碎如星。霜降后,花穗枯成褐色的细枝,手指一碰,便簌簌落下芝麻似的籽粒。我未及清扫,冬雪已覆盖了院落。今春再去老宅,院墙根、石阶缝里竟钻出点点新绿——原是薄荷的地下根茎熬过寒冬,挣出满地嫩芽。

薄荷不语,却将生的韧劲写满庭院。我想起一本书中记载,旧时南京人夏日必饮“薄荷凉茶”,以解暑湿之气。这野草看似卑微,却在一代代人的记忆里扎了根。如今它在我女儿的童年里沙沙作响,如同一种温暖的叮咛——再微小的生命,只要向下扎根,向上生长,便能赠人间以清凉滋味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## 深绿浅绿皆相宜

■吴建

夏日的绿,是分层次的。有的浓,有的淡,有的深,有的浅,互相映衬着,显出几分活泼来。

每日走过的那条小路,两旁尽是树木。槐树居多,也有几株柳树夹杂其间。槐树的叶子是深绿的,绿得发黑,仿佛吸饱了墨汁,又像被岁月浸染得久了,不肯轻易褪色。柳树则不然,它的绿是浅的,嫩嫩的,如同刚出壳的小鸭绒毛,在风中轻轻颤动。

深绿的叶子,大抵是初春就萌发的。它们经过春风的吹拂、春雨的洗涤、阳光的抚照,渐渐沉淀了颜色。浅绿的叶子,则是仲春之后新长出的,尚未经历多少风雨,故而显得稚嫩。老叶与新叶,在不同的树上轻轻摇曳。老叶繁茂旺盛,新叶稚气可爱,层层叠叠,构成一片绿荫。



梧桐的叶子是深绿的,而且大得出奇,像一把把小扇子,在风中摇摆。银杏则不然,叶子都是浅绿的,形状如小扇,比梧桐叶精致许多。两种树若种在一处,便显出鲜明的对比来。梧桐的墨绿显得厚重,银杏的淡绿显得轻灵。它们浓妆淡抹,相互映衬,在夏日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和谐。

有些树的叶子,初生时是浅绿的,后来渐渐变深。比如榆树,初生的榆钱是嫩绿的,后来叶子长大,颜色便深了。而松柏之类,则始终保持苍翠,无论春夏秋冬,总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。松针的绿,深得近乎墨色,偏又带着光泽,阳光一照,便闪闪发亮。

浅绿的叶子,往往更招虫子喜爱。我常见柳树的新叶上爬满了蚜虫,密密麻麻的,把叶子都啃得卷曲了。深绿的叶子则较少受害,大约

是味道不佳,或是质地太硬,不合虫子的口味。

树下的草,也有深绿浅绿之分。刚长出来的草芽是浅绿的,经了些时日便转为深绿。深绿的草往往更耐旱,浅绿的草则娇嫩些,太阳一晒就焉了。不过,浅绿的草长得快,今天看它还矮矮的,过几日便蹿得老高,颜色也渐渐变深。

深绿的树木枝繁叶茂,像一把巨大的绿伞,将阳光分成细碎的光影,洒落在地面上,形成一片片斑驳光影。浅绿的树木像一群身着绿衣的小战士,正接受阳光的检阅,又似在低声诉说着对成长的渴望。

看着树木深浅不一的绿色,我不禁想——浅绿是新生的希望,是万物复苏时那一抹灵动的生机,如同孩童纯真的眼眸,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与憧憬;深绿则是岁月沉淀后的成熟与稳重,是历经风雨洗礼后展现出的坚韧与力量,恰似老人深邃的目光,饱含着对生活的洞察与智慧。

有人说,深绿与浅绿不过是颜色的不同罢了,何分深浅。我想,但若不分深浅,又怎能显出这世界的丰富多彩呢?这绿意浓浓的夏日里,深绿沉稳,浅绿活泼,深深浅浅的树荫为人们遮挡骄阳,提供消暑纳凉的好去处。

树不会说话,却用颜色表达着自己。深绿是历经风霜后的从容,浅绿是初生羞涩的文静。无论是浅绿的清新,还是深绿的醇厚,皆是大自然赐予的珍贵礼物。我们应该珍视这份美好,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,为心灵保留一片绿色的净土,让生命在绿色的滋养下,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